

<<芸斋小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芸斋小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1070070

10位ISBN编号：720107007X

出版时间：2011-6

出版时间：天津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孙犁

页数：3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芸斋小说>>

前言

在孙犁研究界，一向有“老孙犁”和“新孙犁”之说，所谓“新孙犁”，是指经历了十年“文革”浩劫之后的孙犁及其代表作品，因此，他的十本著作也冠名为“耕堂劫后十种”。

我认同这样的提法和做法。

我觉得，“文革”之后的孙犁，在写作风格上确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

他和巴金一样，以独特的思考，独有的文字，独具的风范，达到了艺术和人生的新的境界。

孙犁是以《荷花淀》崛起文坛并蜚声海内外的。

1942年，《荷花淀》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刊出，作品中的湖光水色，苇叶荷香，给陕北高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，给人以明快的感觉，纯美的享受。

从此，“荷花淀派”逐渐形成，其影响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十年浩劫到来之前。

本来，孙犁是可以在清新、静美的风格上不断开掘下去的。

他的中篇小说《村歌》《铁木前传》，以及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，与《荷花淀》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。

然而，“十年废于疾病”，“十年毁于遭逢”，使得孙犁的文学创作和艺术追求中断了将近二十年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终于结束，孙犁劫后余生，复出于文坛。

人们期待老作家的，是继续写一些“荷花淀”风格的作品，并完成原计划中的《铁木后传》《风云后记》，等等。

但是，孙犁却做出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答案：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，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，其实不是，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。

另外，很多读者，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。

读者同志们，我向你们抱歉，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。

这是为什么？我自己也说不出。

我只能说句良心话，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，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，去欺骗读者。

这些年来，我见到和听到的，亲身体会到的，甚至刻骨铭心的，是另一种现实，另一种生活。

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生活，大不一样，甚至相反。

抗日战争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。

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。

他们的思想、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。

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，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。

这些年来，林彪等人，这些政治骗子，把我们的党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干部和人民，践踏成了什么样子！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反映到我脑子里，是虚伪和罪恶。

这种东西太多了，它们排挤、压抑，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，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。

这就像风沙摧毁了花树，粪便污染了河流，鹰隼吞噬了飞鸟。

善良的人们，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、鸟儿不叫吧！它受的伤太重了，它要休养生息，它要重新思考，它要观察气候，它要审视周围。

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，那将是另一种面貌，另一种风格。

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，因此，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。

（《秀露集·戏的梦》）孙犁重新发表作品，是从回忆亲朋故旧开始的。

孙犁天性好静，交游不广，但是，他对曾给予他帮助的友朋，充满了感激之情，即使是生活中的琐事细故，孙犁都铭感在心，至老不忘。

邵子南、远千里、侯金镜、郭小川、何其芳、沙可夫、马达、赵树理、李季、茅盾、丁玲、田间、曾秀苍、曼晴、邹明、万国儒、邵红叶、陈肇、康濯，这些在中国文学史、艺术史、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，在孙犁的笔下，是那样的亲切、平和、朴素，令人肃然起敬，感佩不已。

这些文字，是孙犁晚年著作的重要部分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、艺术史、新闻史鲜活的资料。

孙犁出生于小康之家，父母、妻子的勤劳、本分、宽厚、善良，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<<芸斋小说>>

由于孙犁投身抗日战争，他和父母、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，因此，对于父母、妻子，孙犁始终怀着一种歉疚、感念之情。

《母亲的记忆》《父亲的记忆》《亡人逸事》虽然篇幅不长，但却是字字血泪，句句柔情，催人泪下，动人心魄。

一九五六年，我在天津，得了大病，要到外地去疗养。

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，当我走出屋来，她站在廊子里，对我说：“别人病了往家里走，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！”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。

我在外养病期间，母亲去世了，享年八十四岁。

（《母亲的记忆》）父亲对我很慈爱，从来没有打骂过我。

到保定上学，是父亲送去的。

他很希望我成材，后来虽然有些失望，也只是存在心里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。

在我教书时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，我就满足了。

”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。

（《父亲的记忆》）我们结婚四十年，我有许多事情，对不起她，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。

在夫妻的情分上，我做得很差。

正因为如此，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，记忆很深。

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，曾经买过两丈花布，直接寄至她家。

临终之前，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，问道：“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？”我说：“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！”她闭上眼睛，久病的脸上，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。

（《亡人逸事》）我以为，这些回忆性的文字，代表了孙犁晚年散文的最高成就。

与怀念亲朋故旧异曲同工的，是“乡里旧闻”中的文字。

孙犁是农民的儿子，冀中农村父老乡亲的质朴、坚韧而又不乏幽默和洒脱的性格，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这些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模糊，而是历久弥新，难以忘怀。

孙犁以独有的笔调和深沉的感情，为这些自生自灭的“小人物”树碑立传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这些文字虽然简短甚至纯用白描手法，不加雕饰，任其自然，但却给读者以强烈的共鸣。

凤池叔长得身材高大，仪表不凡，他总是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袍，步履庄严地走着。

我时常想，如果他的运气好，在军队上混事，一定可以带一旅人或一师人。

如果是个演员，扮相一定不亚于武生泰斗杨小楼那样威武。

有一年冬天，他在家里闲着，年景又不好，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没有吃的了，有些本院的长辈，出于怜悯，问他：“凤池，你吃过饭了吗？”“吃了！”他大声地回答。

“吃的什么？”“吃的饺子！”他从来也不向别人乞求一口饭，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饿的样子，也从不偷盗，穿着也从不减退。

（《凤池叔》）小杏在二十几岁上，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马灯似的动乱、打击，得了她母亲那样致命的疾病，不久就死了。

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。

在烽烟炮火的激荡中，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，她的花容月貌，就悄然消失，不会有人再想到她。

（《木匠的女儿》）像玉华婶这样的人物，论人才、口才、心计，在历史上，如果遇到机会，她可以成为赵飞燕，也可以成为武则天。

但落到这个穷乡僻壤，也不过是织织纺纺，下地劳动。

春瑞叔又没有多少地，于是玉华婶就同公爹，支持着家里那个小牌局。

有时也下地拾柴挑菜，赶集作一些小买卖。

她人缘很好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说得来，人们有什么话，也愿意和她去说。

她家里是个闲话场。

她很能交际，能陪男人喝酒、吸烟、打麻将。

（《玉华婶》）他好胜心强，长期打光棍，又不甘于偷鸡摸狗，钻洞跳墙。

<<芸斋小说>>

性格孤独，从不向人诉说苦闷。

当时的农民，要改善自己的处境，也实在没有出路。

这样就积成不治之症。

(《刁叔》) 15年前，文艺评论家、作家侯军在《那些小人物——我那十年的私人档案》的后记中说：“我最初给这本书起的书名，叫做《城里旧闻》。

这里边有两层意旨：第一层比较好理解，在天津人的地域概念里，‘城里’是一个特指，也就是最早的天津老城墙里面的区域，那是名实相符的‘老城里’了。

”“第二层就要说到孙犁先生了，他有一组散文叫做《乡里旧闻》，那是我最喜欢的‘孙氏散文’的典型风格，纯净的白描笔法，朴素到毫无雕饰的文字，而内在的张力却使文章充满了跌宕起伏。

我曾被孙犁笔下的这些人物深深陶醉，心里总在向往着：‘什么时候我也能用这种笔法来写文章呢？’而《城里旧闻》正是我对孙老文笔的一次私淑一次演练。

把‘乡里’改为‘城里’表明了一种文学上的传承关系。

”我觉得侯军先生的这段话概括得很准确，因此抄来放在这里。

不过，对于“乡里旧闻”中的文字，我可能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。

因为，我在冀中农村长大，我的家乡与孙犁先生的家乡虽县属不同，但相距不过二十华里，我也曾到过孙犁先生的村庄寻访他的足迹。

那里的风土人情，那里的语音语调，那里的生活习俗，与我的家乡毫无二致。

因此，孙犁先生“乡里旧闻”中的人物，就如同我自己的父老乡亲。

那些人的言谈举止、行走坐卧，早已印入我的大脑，因此，在读这些文章时，就如同见到了自己村子里的男女老少，感到格外亲切。

最后说到“芸斋小说”。

名为小说，实乃散文；看似虚构，实有其事——这是我对“芸斋小说”的基本判断。

“荷花淀”式的作品大多是以美为题材的，“芸斋小说”则大多是以丑为对象的。

但出于为其中的某些人物避讳的缘故，因此姑隐其名，为小说家言。

比起孙犁以往的作品，“芸斋小说”显得态度更为冷静，文笔更为老到，技巧更为娴熟，意境更为深远。

女相士的见多识广，人情练达；葛覃的隐身江湖，不求闻达；小D的人格卑下，小人得志；王婉的冰山既倒，床下丧命；杨墨的放浪形骸，游戏人生；冯前的工于心计，势利钻营——在孙犁的笔下，都跃然鲜活起来，让人们看到了众生面目，市井百态。

这些文字，驾轻就熟，浑然天成，不露痕迹，皮里春秋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因此，一本《荷花淀》，一本《芸斋小说》，代表了“老孙犁”和“新孙犁”在艺术创作上的最高水准。

尽管孙犁的著作已有包括《孙犁选集》《孙犁文集》《孙犁全集》在内的多种版本，但我仍然觉得，应该将“芸斋小说”、“乡里旧闻”和孙犁先生的怀人文字编为独立的一本书，以有别于其他的选本。

因为，这三类文字的艺术性最高，可读性最强，最能体现孙犁晚年散文的风格，真正达到了一种“天经百劫云归淡”的境界。

收在这本书中的文字，“芸斋小说”、“乡里旧闻”均系孙犁先生冠名。

“芸斋小说”分别收录于《尺泽集》《远道集》《老荒集》《无为集》《如云集》和《曲终集》，人民日报出版社和河南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《芸斋小说》两个版本。

‘乡里旧闻’分别收录于《秀露集》《澹定集》《尺泽集》《老荒集》《无为集》，收在《陋巷集》中的《大嘴哥》，虽未归入“乡里旧闻”题下，现根据内容予以收录。

“远的怀念”本是孙犁纪念远千里文章的题目，本书借用为辑名，将孙犁怀念亲朋故旧的文字汇为一编。

这些文字，散见于《晚华集》至《曲终集》的十个集子。

由此可见，对亲人的思念，对友朋的追忆，是孙犁晚年创作活动的主题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这本小书的编辑是在家母的协助下完成的。

<<芸斋小说>>

书中的文字，家母非常爱读，每次来天津小住，都要找来读上几遍，其中的一些情节都能准确复述。家母虽已85岁高龄，依然乐意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，这本小书就是由我从《孙犁全集》中辑录复印出来，由家母剪贴成册的。

刘运峰 2011年3月20日，南开园望湖轩

<<芸斋小说>>

内容概要

《芸斋小说》是孙犁晚年创作的重要收获，标志着作者文体的创新，赋予了作者一以贯之的-真善美-文学理念更深厚的内涵。

《芸斋小说》在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初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修订，参照多种选本精编精校，可谓当代文学的新善本。

孙犁于抗日战争时期融入社会主流，成为作家，这一经历往往使人将他符号化为革命作家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孙犁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，他的文字都是以作家的标准写出来的，这也是他的作品长久受到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。

文学批评、归类的方法可能会过时，好的作家和作品不会过时。

<<芸斋小说>>

作者简介

孙犁（1913～2002），原名孙树勋，曾用笔名芸夫，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。

早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，曾在北平短期谋生，后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，任职于华北联大、晋察冀日报，从事文学创作和抗日宣传工作。

1944年到延安，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教员。

1945年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短篇小说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等，受到文坛瞩目，并被誉为“荷花淀派”的创始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直至离休。

其早期创作清新、明净、亮丽，代表作有《白洋淀纪事》《铁木前传》《风云初记》；晚年作品则平淡、深沉、隽永，结集为“耕堂劫后十种”。

2004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卷本《孙犁全集》。

<<芸斋小说>>

书籍目录

芸斋小说 / 1鸡缸 / 3女枢士煽高跷能手 / 11言戒 / 15三马 / 19葛覃 / 23春天的风 / 30一九七六年 / 35小D / 40王婉 / 44幻觉 / 48地震 / 55还乡 / 61小混儿 / 68修房 / 72一个朋友 / 77杨墨 / 82杨墨续篇 / 86冯前 / 89无花果 / 94颐和园 / 98宴会 / 102鱼苇之事 / 106蚕桑之事 / 109罗汉松 / 113续弦 / 117石榴 / 121我留下了声音 / 125心脏病 / 129忆梅读《易》 / 134无题 / 139远的怀念 / 143清明随笔——忆邵子南同志 / 145远的怀念 / 151伙伴的回忆 / 155忆侯金镜 / 155忆郭小川 / 158附：删去的文字 / 162回忆何其芳同志 / 167回忆沙可夫同志 / 172悼画家马达 / 178谈赵树理 / 184夜思 / 190悼念李季同志 / 195大星陨落——悼念茅盾同志 / 200亡人逸事 / 203母亲的记忆 / 208父亲的记忆 / 210悼念田间 / 213关于丁玲 / 216黄叶 / 220悼曾秀苍 / 223悼曼晴 / 225记邹明 / 228悼万国儒 / 236觅哲生 / 239记老邵 / 241记陈肇 / 247悼康濯 / 250思念文会 / 253乡里旧闻 / 255度春荒 / 257凤池叔 / 259干巴 / 262木匠的女儿 / 265老刁 / 270菜虎 / 273光棍 / 276外祖母家 / 279瞎周 / 281楞起叔 / 285根雨叔 / 288吊挂 / 291锣鼓 / 292小戏 / 293大戏 / 294玉华婶 / 296疤增叔 / 300秋喜叔 / 302大嘴哥 / 304大根 / 307刁叔 / 310老焕叔 / 313

<<芸斋小说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我们住宅后面就是南市，解放初期，那里的街道两旁，有很多小摊。每到晚上没事，我好到那里逛逛，有时也买几件旧货，价钱都是很便宜的。有一次，我买了两个磁缸，磁很厚很白，上面是五彩人物、花卉，最下面还有几只雄鸡，釉色非常鲜艳。

可能是用来装茶叶或糖果的，个儿很不小，我从南市抱回家中，还累得出了一身汗。抱回来，也没有多少用途，我就在里面放小米、绿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此物和别的一些磁器被抄走，传说我家有廿多件古董，这自然是其中之一。关于书，我心里是有底的，说有这么多古董，我却没有精神准备。这些磁器，都是小贩们当作破烂买来的，我掏一元钱买一件，他们还算是遇到了大头。现在适逢其会，居然上升为古董，我心里有些奇怪。

这当然也是有人揭发的。

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，门口有个传达室。

其中值班的，有个姓钱的老头，长年穿黑布衣服，叼着铜烟袋，不好说话，对人很是谦恭。既然是传达，当然也出入我的住室，见到了我的用具和陈设。

此人造反以后，态度大变，常常对着我们住的台阶，大吐其痰。

不过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，是时代的自然点缀，我也不以为意，我个人是同他没有恩怨的。

冬季，我到了干校，属于牛鬼蛇神。

这个姓钱的，作为“革命群众”，不久也到干校去了。

有一天，他指挥着我们几个人，在院里弄煤，态度非常专横霸道。

忽然，有一个同伴对他说：“钱某某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原是劝业场二楼的一个古董商，专门坑害人，隐瞒身份，混入机关。

你和我们一样是牛鬼蛇神，不要在那里指手画脚的了，快脱了大衣，和我们一起干活！”当时，我真为这位棚友捏一把汗。

谁知这个姓钱的，听了以后，脸色惨白，立刻一转身，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去了，以后再也不来领导我们。

他虽然并没有从此就划入我们这个阶层，同我们去住一个棚子，但这件事，颇使我们扬眉吐气于一时，很觉得开心。

后来我想，一个古董商人，解放以后，变成了传达，内心对共产党当然是仇恨的，也就无怪对进城干部是这样的态度了。

他向上级谎报我家有多少古董，也就是自然可信的了。

过了几年，书籍和磁器都发还了。

书籍丢失了一些，并有几部被人评为“珍贵”，劝我“捐献国家”。

磁器却一件没丢，也没人劝我捐献，可见都是不入流品，也不惹人喜爱的。

我把这些瓶瓶罐罐，堆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。

一年夏天，忽然在一个破花瓶里，发现了一只死耗子，颇使人恶心。

我把耗子倒出来，把花瓶送给了帮我做饭的妇女。

这两个磁缸，我用它腌上了鸡蛋，放在厨房里。

烟熏火燎，满是尘土油垢，面目皆非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又过了几年。

国家实行开放政策，与外国通商来往，旧磁器旧文物，都大涨其价，尤其是日本人敢掏大价钱。

那位妇女，消息灵通，把那只花瓶送到委托店论价，竟给十五元。

还说，如果不是把人头磨损了一些，可以卖到二十元。

她喜出望外，更有惜售之心，又抱回家去了，并好意地来通知我说：“大叔，你那两个缸子，不要用它腌鸡蛋了，多么可惜呀，这可能是古董。

我给你刷刷，拿到委托店去卖了吧。

<<芸斋小说>>

”我未加可否。

但也觉得，值此旧磁器短缺之时，派以如此用场，也未免太委屈它们了。

今日无事，把鸡蛋倒到别的罐子里，用温水把它们洗了洗，陈于几案。

磁缸容光焕发，花鸟像活了一样。

使我不由得有一种感慨，就像从风尘里，识拔了希世奇材，顿然把它们安置在庙堂之上了。

看了看缸底，还有朱红双行款：大清光绪年制。

还查了一本有关磁器的书，这种形制的东西，好像叫做鸡缸。

这不是古董是什么！对着它们欣赏之余，因有韵文之作，其辞曰：绘者覃精，制者兢兢，锻炼成器，希延年用。

瓦全玉碎，天道难凭。

未委泥沙，已成古董。

茫茫一生，与磁器同。

<<芸斋小说>>

编辑推荐

《芸斋小说》这本书中的文学，一改早期的清新、明净、亮丽，而代之以平淡、深沉、隽永。它是芸斋里的低吟，是陋巷中的弦歌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